

海派小说专辑

主编／魏绍昌

忘 情 草

李同愈著

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



忘

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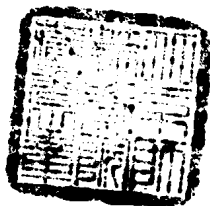
艸



21197675

1195377

1197675



影 印 说 明

所谓“海派”，是指由于特殊的历史渊源和畸形的都市环境所形成的文学流派而言，它产生于三、四十年代的上
海。海派的作者当时大都游离于有组织的文学社团之外，
他们后来各自所走的道路和遭遇也不一样，反映在他们的
作品里的题材和风格五光十色，但他们都以上海人的眼光
和心态写上海滩上的形形色色。作品语言渗透着那种洋场
气息和浓郁的上海风味，以故事生动，内容通俗，适合多
层次读者口味为其特色。这一流派在当时或以后都产生过
广泛的影响。

本专辑酌选这流派作家的代表性作品，依原样复印，
供研究者参考。

本书据生活书店1934年初版本影印。

忘 情 草

李同愈著

上海书店出版

(上海福州路401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影印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7 3/8

1989年12月第一版 1989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2700

ISBN 7-80569-171-1/I·47

定价： 3.30 元

目錄

依理莎的鍾情	一
芹芹	一九
莫泊桑的風格	三九
異國的悲哀	五七
某夜	七五
奸細	八三
馬家村	九九
報復	一二一
蔓延	一二九

落選·····	一四九
溫雅先生的宴會·····	一六三
那個流氓·····	一七一
瞎翠·····	一八三
義勇軍外史·····	二二三

依理莎的鍾情

實在說，琴生在騎手之中可算得一個好手，即使不算第一，也可以說是第二。就是他自己也承認，他所認為惟一敵手的，只有那個外國騎手蘇格司丁一人。

因此，每逢賽馬的日子，琴生總對他深含着敵意。他們當面還是非常客氣，彼此談笑，彼此謙讓。一到馬上，若騎的是能力相仿的駿馬，各人總用出了全副精力來對抗。這樣的結果，往往是琴生失敗。雖然蘇格司丁的馬僅僅勝過琴生的馬一個馬頭，有時竟是一個馬鼻。

他們的對抗是公開的，只看到最後一法郎（八分之一哩）的地方，各人揚起了馬鞭，不顧死活地向馬屁股上打，就知道誰也不肯讓誰了。可是實際上，琴生心上所含的敵意並不單單爲了賽馬一事。他心上因了另一件事，比了騎馬的嫉妬還要勝過好幾倍。可

是這是一個祕密。

這是一件什麼事呢？說出來，琴生的嫉妬是非常合理而令人同情的。原來他們中間有一個女人的問題，彼此在暗中勾心鬥角，想把自己的敵人打敗。不幸地，這一件事上佔到優勢的又是這個美貌的外國人蘇格司了。

若說起了這個女人——這稱呼不大恰當，應該說，這個貴婦人，是大家所熟知的。在每一家照像店門口，在每一張著名的畫報上，不是都見到過她的面相麼？

她就是婁大夫太太，簡稱婁太太。她的名字是依理莎，所以也有人稱作依理莎小姐。聽了這名字，許會誤會這是一個法國小姐吧？其實她是中國人。所以要用這樣一個古怪的外國名字，因為婁大夫是一個華僑，而且已經入了外國籍。婁大夫不大會講中國話，爲了方便一點，婁太太的名字也不得不外國化了。

婁大夫是內科醫學博士，今年四十歲，爲當地名醫之一。他開一所規模不大而設備極精的醫院。因爲是華僑，所以地方上都目爲洋紳士之一，至於華僑大多數是富翁，則不

必說也大家知道了。

當依理莎還是十七歲的小姑娘的時候，就患了呼吸器病。那時候婁大夫剛從南洋回國。他們在船上遇見以後，婁大夫就答應爲她盡力診治。依理莎的沈疴霍然之日，便做了婁大夫的新婚夫人。這是再也沒有更自然的結果。雖然婁大夫的年歲超過她十四年之多。

一切都如預期的那樣快樂。尤其是依理莎的出衆的美貌，閨動了當時的人們，這榮譽增進了婁大夫加倍的愛情。爲什麼不說增進了『他們』的愛情呢？我應該說明，一個博到了美貌的榮譽的太太，雖然使丈夫得到向別人的驕傲，實際上可不是丈夫的福氣。這樣說了，還不明白麼？

婁大夫在社會上的地位與聲名一天天高起來。同樣的，婁太太也格外被人注目了。說後者是前者的因，却似乎更近於事實。

一個貴婦人，在幾千幾百雙男子的眼光中走過，彷彿每一雙眼中都射出了驚嘆與

艷羨的神色，這時候的心理是大家所猜不透的。依理莎每次從街上走過的時候，總喜歡從人羣的地方擦身過去。她把目光向任何人接觸一下，一種料得到的對方的感應使她得到滿足。她尤其喜歡年青的孩子似的人，看到那一對稚氣的近於天真的眼睛爲她的美麗所眩惑，放出了神祕的光彩，她總慈和地向他們一笑。這一笑似乎是憐憫，又像是殘酷。她想過，假使她的一笑給予那些孩子以勇氣，竟走過來同她講話，她如何對付呢？可是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人。

常常使她失望的，她有時故意給人們以接近的機會，而人們總胆怯地只是退後去。她需要一點撒野，一點大膽，而這些都被她的美麗趕跑了。好像一些人都是只要一點空想便可以滿足了似的。

自然，她常出入於上流社會的交際場中。她長於跳舞。她長於英語，法語。她所交際的，幾乎大部分是外國人。她的美麗竟打破了國界，即使在極端輝煌的宴會中，也無從減少她被人注目的程度。

正因為這樣，她感到了深一層的煩悶。一些人對她過分尊敬，過分看重，這些都妨礙了上流的交際場中所最普通的諂媚。她所聽到的，只是最單調的一句：

『婁太太，您真是絕世的美人！』

自從婁大夫被選為賽馬總會的董事以後，依理莎總以董事太太的身分坐到靠近終點的看臺上。這當然是一個高貴的座位。在她邊上的，雖也不缺少貴婦人，可是她們在依理莎面前就引不到誰的注意了。

這是一個最熱鬧而有趣的地方。依理莎從不會放棄過一次機會去展覽她的美麗。不久，她從丈夫的介紹認識了這兩位名騎手，蘇格司丁與琴生。

做騎手的人，性格上多少總帶一點粗莽的氣質，這使依理莎喜歡。尤其是蘇格司丁，蓄着短短的八字鬚，很有一點約翰吉爾勃的風緻。當他用粗壯的臂肘揮動馬鞭時，那一種英雄的氣概，簡直令人想像到中世紀騎士的威風。

可是琴生也有他的特長。他的眉目清秀，語言直率。依理莎的手第一次被他握着時，

他低下頭去吻了她的手；這可以證明他是勇敢的。

他們兩人好幾次參加了婁大夫的宴會。他們競爭着同她跳舞。有一次，琴生繼蘇格司丁之後和她舞，他說：

『我疑心他剛才吻了你。』

『什麼？他是誰？』

『蘇格司丁。真的，我看他在這個地方——那時他們正在較暗的一角，』他吻了你的頭髮。』

『我可不知道。』

『可是我要你知道。因為我也要吻你，而且要吻兩次。』

琴生當真吻了她兩邊的髮末了說：

『不妨麼，太太？』

『你這人多壞！』

『我是老實的。你若要我告訴大夫，就說我吻了，你莫提到另外一人。他是偷偷吻的。』
從此，依理莎更喜歡起琴生來。

論理，琴生的勇敢和依理莎的樂意，早就應該完成了他們的願望。依理莎所以一直遲遲不諾的緣由，自然因為蘇格司丁的有力的阻撓了。

一看到蘇格司丁馬上的姿態，揚着鞭子，睥視了一切，到自己面前時，才露出了恭敬而獻媚的笑容。依理莎的心深深地被打動着。蘇格司丁的馬飛一樣的領在頭裏，幾千人的喊聲打成一片，都叫着他的名字，夠多麼令人起敬！在高貴的座位上，有多少貴婦人向他丟眼風，可是蘇格司丁所鍾情的只有她一個人。

婁大夫是一個職務上忙碌的人，他不能終日追隨她到她所愛去的地方。因此，依理莎單獨在舞場中遇見蘇格司丁和琴生的時候是常有的事情。

『依理莎：我這樣稱呼行麼？』

一個晚上，蘇格司丁用了粗莽的腔調來準備調情，他改變了對她的稱呼。

『你愛怎樣叫就怎樣叫好了。』

『我很對不起，親愛的依理莎。怎麼樣？到海邊去講幾句話？』

走到了軟綿綿的濕沙上，依理莎的腰部被一條揚慣馬鞭的健臂圍住了。

『你打算怎樣呵？』

依理莎的眼中放出了令人頭暈的光彩。

『親愛的依理莎，我不會同任何貴婦人有過三星期以上的純粹友誼的交際。可是我們相識已有了半年多。是不是？』

『爲什麼到這樣地方來打擾我？你知道，這裏是海邊，會有人走過的。』

『聰明的人！』蘇格司丁伸手到自己衣袋裏，摸出了一個銅片，那是一個鑰匙。『你看那邊。』

依理莎依了他的手指望去，是一間海浴的更衣室。她即刻明白了，有點心慌。

『你不是也喜歡「匹克薩克」的風味麼？』

這樣說了，他挽着依理莎的手走向那一間綠色的矮屋子去。

可是，在他們背後，忽然聽到了一個人在唱歌。這歌聲是嘹亮而優美的，一聽就聽得出來，這是琴生。

爲什麼琴生也在這裏呢？他們都奇怪。不等他們回頭，琴生已趕到了他們的面前，放开了他的歌喉，唱出了最後一句。

從此，依理莎就厭惡了琴生。

有兩個星期，琴生受了依理莎的冷淡。直到第三個星期日，賽馬的那天，依理莎看見有幾位小姐把兩束鮮花送給琴生的時候，才開始轉了意思。琴生走到看臺上，依理莎向他打了一個招呼。他很高興地走到她身邊。

『這兩束花有香味的麼？』她問。

『我沒有聞過。都送給你吧，太太！』

於是，她笑着接受了。

『今晚，到我家裏來吃晚飯。』她說。

琴生心上很快樂。這一天，他從馬上遠遠的過來，就望着看臺上一個標幟，那是一頂紅色的圓帽。他分明看得見一雙烏黑的眼睛在帽子底下放光，很遠很遠就看見了。

到晚上，本來抱了很大希望而去赴會的琴生，意外地發現了他的敵人蘇格司丁已先在她的客廳裏。同樣地，蘇格司丁也有點詫異，因為事前依理莎不曾說明約了他們兩個人。

『大夫呢？』琴生問。

『大夫？陪伴一個臨死的病人去了。』

『太太，我們來陪伴你了。』蘇格司丁說。

不快的沉默只是暫時的事。依理莎周旋在兩個人的中間，誰都覺不出她對誰更親熱些。這晚上沒有別的人，他們也沒有跳舞。

兩個人都希望對方會說一聲告辭，把自己留在這裏，可是大家知道這是不會有的。

事。末了，琴生站起來說：

『我們同走吧。』

這宴會就這樣無精彩地散了場。

走到街上，他們都不說話。一直走到了街的盡頭，蘇格司丁才提議說：

『我們應該老老實實談一次話。』

『是的。』琴生很快地接口，『一只鞋子是容不得兩只腳穿的。』

『我的意思是，兩只狼被一只羊指揮，是一種羞恥。』

接着就各人說出了真話，只是把互相嫉妬的一點隱瞞了起來。他們都承認，依理莎是一個最合適的情婦，若果他們中有任何一人肯退讓的話。可是應該誰退讓呢？

『我們來一次比賽。』蘇格司丁說。

『贊成。我們賭一賭運道。』

他們說定了，下一個星期日的賽馬期，各人挑選一匹最好的馬來比賽。失敗的人就

永遠不准再接近依理莎。

第二天，他們同去找到了依理莎，告訴了她這個主意。依理莎高興地說：

『這倒是個有趣的玩意兒。』

『親愛的太太，假使我失敗了，我一定爲琴生慶祝。我預先爲你們道賀。』

蘇格司丁這樣說，無非要表示他有勝利的把握。可是琴生不作聲。

依理莎一只手握了一面，把他們送出門去，琴生才問了一句：

『親愛的太太，在我們決定勝負之前，你能不能說一句，我們中間你願意誰得到了勝利？』

『我不能告訴你們。但到後你們會知道的。』

在這幾天中，琴生有一點悵惘，好像預感到失敗將屬於自己。他每晚睡得早，起得也早，爲了保養精神，作比賽的準備。在東方泛白的黎明之前，他就騎着那一匹有名的黃馬珊瑚到馬場的圈子裏去練習。等到天色透亮，蘇格司丁騎着那匹白駒上場時，琴生已